

当代外国文学

冰点

三浦绫子著

冰点

王德信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冰 点

〔日本〕三浦绫子著

李建华 杨晶 陈喜儒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三月

三浦綾子

冰 点

根据朝日新闻社 1966 年版译出

冰 点
Bing Di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2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16}$ 插页2

198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7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9,500

书号10208·266 定价2.70元

译本前言

唐月梅

在日本当代的文坛上，女作家人材辈出。三浦绫子是她们中的佼佼者之一。日本有上百万的读者，为她的小说的魅力所倾倒。

三浦绫子于一九二二年生于北海道旭川市一个职员家庭，家境并不宽裕。一九三九年，她在旭川女子高中毕业后，一度担任小学教师，由于日夜操劳，身患多种疾病，再加上对战后日本的教育事业失去信心，终于放弃了七年的粉笔生涯，信仰基督，过着隐居疗养生活。但她并没有完全失去对生活与事业的信念。这期间，她潜心读书，练习写作，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了处女作《冰点》，从而踏上了笔耕的道路。

作家在二十年间创作的作品，主要表现日本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描写夫妻关系和男女之间的爱情，贯穿着博爱精神。她的作品已经译成中文发表的，有中篇小说《逃亡》、短篇小说《壁音》和《尾灯》，这些作品描写了一群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不幸、痛苦与抗争，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逃亡》中的包身工知木虎次不堪忍受矿上牛马般的生活，被迫

逃亡，途中溺死于湍流漩涡之中。《壁音》中的小伙子遭人诬告，但他本来就觉得活在世上没有乐趣，因此不愿上诉，遂含冤而死。《尾灯》写老科长平川良三退休之后，遭到世人的白眼，深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苦。读者通过这些人物的不幸遭遇，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悲愤，听到他们的呻吟，看到他们的痛苦挣扎和奋力抗争。

长篇小说《盐狩岭》是三浦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北海道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小说描写一位妇女因信奉基督教而被婆婆赶出家门的故事。婆婆过世后，她才与儿子团聚。不料儿子在订婚之日，为了营救旅客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部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作品突出地歌颂了主人公忠于职守、见义勇为的情操，读来感人至深。

三浦绫子擅长观察社会现象，捕捉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从细微处剪影式地反映社会矛盾的某些侧面。她面向生活真实，心向人民大众，正如日本文艺评论家荒正人所说，三浦绫子的文学作品是“大众社会的大众文学，也是日本民族的文学”。

《冰点》是三浦绫子的成名作，也是她创作的一个高峰。这部小说出版后，销售量已逾一百万部，并已译成十多种文字，在日本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还获得了《朝日新闻》颁发的奖金一千万日元。小说叙述医生辻口启造在外出旅行期间，其妻夏枝移情别恋。一天，她同情人村井在家中幽会，把小女儿琉璃子打发到门外去玩，使琉璃子被人失手杀害。启造了解真相后，为了惩罚妻子的不贞，也为了实践基督教

“你要爱你的敌人”的信条，竟瞒着妻子把杀人犯的女婴阳子领回家中让妻子抚养。不料妻子终于发现阳子的父亲竟是杀死琉璃子的凶手，于是伺机进行报复。夫妻二人十余年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嫉恨，不但给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也在子女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终于酿成一幕使夫妻双方都悔之莫及的家庭悲剧。

作者虽然从生活中剪裁了一个细小的题材，但却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通过复杂的生活矛盾提炼情节，并借助于细腻的心理刻画来塑造人物，使故事的情节曲折奇突，高潮迭现。与此同时，作者又将自己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人生感慨融会其中，深化了故事的社会内容。例如她笔下的启造，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很富有，还有一个美貌的妻子，但他思想空虚，不知道生活的目的，这使他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妒嫉、憎恨和愤怒，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幸福。作者认为主人公“以我为中心，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无情地鞭鞑了他由妒嫉而生的报复心理。

三浦绫子在《冰点》中，把几个人物置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通过对他们复杂心理的细腻描写，使他们的形象和精神风貌栩栩如生。例如启造对妻子采取了居心叵测的报复手段以后，自己无时不处于尖锐的思想冲突之中。有时他看到妻子被蒙在鼓里，悉心养育阳子，感到十分解恨；但有时他又反躬自问：难道就不能原谅妻子的不贞？当妻子识破了他的诡计因而精神恍惚的时候，他更觉得自己对妻子未免太冷酷了。夏枝在知道了阳子出身的秘密以后，一

方面企图以杀害阳子和接近村井来刺激丈夫，进行反报复，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亲生女儿遇害是对自己不贞的一种惩罚，是“上天报应”，因而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深刻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此外，阿彻对阳子的感情，从兄妹之爱渐渐蜕变成对异性之爱，两种互不相容的爱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他陷入难于解脱的矛盾心理中。

总之，这部作品贯串着爱与恨、怨与恕的矛盾，讴歌了真善美，鞭鞑了假恶丑，阐明了一定的人生哲理，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想必会受到我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次

译本前言	唐月梅 1
敌人	1
诱拐	16
琉璃子之死	29
灯影	41
夕阳	52
烟火	59
巧克力糖	74
雨后	85
转椅	96
九月的风	106
动摇	119
泥靴	133
支笏湖	150
烟雪	162
飞石	169
激流	175
桥	189

蓝色的火焰	208
白衣服	213
新衣	233
步调	245
台风	256
雪虫	276
行踪	299
冬天	319
背影	334
暴风雪	342
深渊	351
答辞	369
千岛落叶松	382
河	412
红花	419
雪香	430
台阶	449
照片	461
堤坝	464
街头	478
钢琴	487
门扉	500
遗书	523
沉睡	527

敌人

没有一丝风。灿烂在阳光下，东方天空的浮云象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松林的影子清晰地投在地上，又黑又短，仿佛是个有生命的物体，可怕地喘着粗气。

在旭川市^①郊外神乐町的松林旁边，静静地屹立着一座日西合璧的建筑物——辻口医院院长辻口启造的宅邸。房子周围，人家寥寥无几。

远处响起祭神的鼓声。那是昭和二十一年^②七月二十一日，夏季祭神日的下午。

辻口家的客厅里，辻口启造的妻子夏枝和辻口医院的眼科医生村井靖夫一直默默地相对而坐。天气很热，即使坐着不动也汗流浹背。

突然，村井一声不响地站起来，大步走到门前，伸手去开门。

门把发出咔嚓的响声。一直沉默的夏枝，觉得这声音大得出奇。

① 日本北海道中部的一个城市。

② 即一九四六年。

夏枝不由得抬起头来。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上，闪动着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端庄而文雅。在藏青色和服的衬托下，北国女性细腻白皙的脸庞更显得楚楚动人。

唉，他怎么一直不说话？夏枝心里想。她微笑着抬起头，看着村井穿着白色西服的细长背影。夏枝那端庄的嘴唇，笑起来显得格外妩媚。这倒不仅仅因为她只有二十六岁。

夏枝早就发觉村井要对自己说什么。她期待着村井讲出那些话来。她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什么，同时又突然想起了外出旅行的丈夫启造那双略带神经质的温柔的眼睛。

今年二月，夏枝在一次倒炉灰的时候，一粒灰尘迷了她的眼睛，她曾请村井诊治。从那以后，村井再也无法忘记夏枝。

当然，村井过去并不是不认识院长的夫人。但夏枝那惊人的美，使他望而生畏，不敢想入非非。

现在，夏枝成了村井的患者。当他给躺在手术台上的夏枝除去眼角膜上的微尘，给她戴上眼罩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奇妙的喜悦。

“看，就是这家伙捣乱。”村井让夏枝看了看沾在镊子尖上的灰尘。

“看不见啊，太小了。”夏枝在手术台上，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子，歪着头微笑着。

“这样就看见了吧？”村井在一张白色卫生纸上擦了一下镊子，灰尘沾在卫生纸上。村井感到两个人的脸靠得很

近，几乎贴在一起。

“唉呀，这么小哇。我还以为多大的东西呢，把我疼成这个样儿。”

夏枝戴着眼罩，只剩下一只眼睛，视力不能集中，但她一动不动地凝望着那粒灰尘。两个人脸靠着脸，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从那以后，夏枝有半个月时间天天去医院。尽管她的眼睛已经痊愈，不需要治疗了，可村井还是不声不响地给她洗眼睛。

“已经好了吧？”有一天，夏枝问。村井露出一种近乎哀求的目光，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还要到暗室里再检查一次……”

暗室很窄。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尽管已经没有必要检查了，但村井还是磨磨蹭蹭地检查了半天。

检查完毕，村井目不转睛地盯着夏枝，好象要把她吞下去似的。那锐利的目光，使夏枝感到害怕，同时心中又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但是，夏枝并没有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她站起来说：“谢谢。”

村井抓住了夏枝的手。

“请别走。”

夏枝觉得村井这孩子气的语调很可爱。她腼腆地低下头，轻轻挪开村井的手，走出了暗室。

从此以后，村井经常到辻口家去。可是，他却很少跟辻口家的孩子阿彻和琉璃子说话。

有一次，夏枝问村井：

“村井，你好象不太喜欢小孩儿。”

当时启造正好有事不在场。

“我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儿，”村井略带讽刺地撇撇嘴，脸上现出一副冷漠、空虚的表情。“可是，我不喜欢夫人你的孩子。不仅不喜欢，而且还要诅咒他们。”

“啊！诅咒？……那也太……”

“我不愿意你生孩子。”

夏枝为村井炽烈的爱慕之情感动了。此刻，她看着站在门前的村井的背影，想起了一个月以前他说过的话。

远处又响起沉闷的祭神鼓声。

村井手握门把回过头来。他那宽阔的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薄薄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好象要说什么。

夏枝期待着村井的话。此时此刻她不愿知道她所期待的话对她这个有夫之妇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为什么要劝我结婚？”村井严厉激烈的语调，打破了屋里长时间的沉静。夏枝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她把身子靠在身旁的钢琴上。

“夫人。”村井走近靠在钢琴上的夏枝。夏枝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后退了几步。

“夫人，你是个残酷的人。”村井从前面走过来挡住

夏枝。

“残酷？”

“是的，残酷。刚才你不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我一直认为你是理解我的。你明明很早以前就了解我的心情，没想到你……”村井看了一眼桌子上夏枝给他介绍的那个女人的照片。她靠在一棵洋槐树上，天真地笑着，似乎从照片上就能听到她的笑声。

村井将目光又转向夏枝。村井有一双在男人中很少见的漂亮眼睛。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常常变得空虚暗淡，而正是这种阴郁的目光使夏枝感到有一种吸引自己的力量。

现在，村井正用他那灼人的阴郁目光注视着夏枝。夏枝感到自己就要扑向村井的怀抱，于是闭上了眼睛。

夏枝早就料到村井总有一天会这样对她坦率地表白爱情的。

今天，她给村井介绍对象也许并不是想劝他结婚，而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自己到底关心到什么程度。

夏枝把两只柔软美丽的手合在一起，祈祷似的放在胸前，样子十分娇媚。

“夏枝。”村井走到背靠白墙站着的夏枝面前，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村井手上的温暖，透过和服传到了夏枝的身上。

“别这样，我要生气啦，我……”

村井把脸凑近夏枝。

“村井，请你不要忘记，我是过口的妻子。”夏枝的脸色苍白。

“夏枝，假如真能忘记的话……我愿意把它忘掉。可是，不正因为忘不了，我才一直痛苦吗？”村井使劲摇晃着夏枝的肩膀。就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

穿着粉红色衣服，套着白围嘴儿的琉璃子一蹦一跳地走进来。

村井慌忙退后两三步，离开夏枝。

“妈妈，你怎么啦？”三岁的琉璃子好象也发现两个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睁大眼睛瞪着村井。

“你要是欺负妈妈，我就告诉爸爸。”琉璃子说着张开两只小手，象是要保护妈妈似的跑到夏枝跟前。

村井和夏枝不觉面面相觑。

“不是的，琉璃子。妈妈和村井叔叔有要紧的话要说。乖孩子，到外面玩去吧。”夏枝弯下腰，拉着琉璃子的手，轻轻地摇着。

“不，我不。琉璃子不喜欢村井叔叔！”琉璃子抬起头，用她那天真的不客气的目光瞪着村井。村井不由得羞红了脸，看了看夏枝。

“琉璃子，不许这么说话！我不是告诉你，村井叔叔和妈妈有要紧的话要说吗？好宝贝，听妈妈的话，到良子家玩去吧。”

夏枝抚摸着琉璃子的头。她的脸比村井还红。她想，如果拒绝村井的爱，就应该现在把琉璃子抱在腿上。但是，她却做不到。

“我不喜欢村井叔叔，也不喜欢妈妈！你们都不愿意和

我玩。”琉璃子一转身跑出了客厅，围嘴上的蝴蝶结在身后可怜地晃动着。夏枝很想把琉璃子叫回来，但现在她更想单独和村井两个人呆在一起。

走廊里的脚步声在厨房门口消失了，但却留在夏枝的心中。

“对不起，琉璃子刚才讲了一些失礼的话……”

琉璃子的出现，使两人更接近了。

“不，小孩子很坦率，而且敏感得简直让人害怕哩。”村井依然站着，一边点烟一边说。

“你不喜欢我们家的孩子吧？”

“这和不喜欢还有点不同。不管是阿彻还是琉璃子，他们那种神经质的样子、那肿眼泡，简直和院长一模一样。我忍受不了他们是院长和你的孩子这个事实，甚至连看到他们我都感到痛苦。”村井把烟蒂丢进烟缸，两手深深地插进裤兜，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夏枝。

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夏枝首先把视线移开，默默地坐在钢琴前，打开了琴盖。她并不想弹什么，只是把手轻轻地放在钢琴键盘上。

“请你回去吧。”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在丈夫、女佣人次子、琉璃子都不在的家中，夏枝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她不由得为自己的某种期待心情感到害怕。

听了夏枝的话，村井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走到钢琴